

蔡尚思

蔡尚思著作集

中国思想研究法

上海古籍出版社

蔡尚思

蔡尚思著作集

中国思想研究法

本书的《中国思想研究法》是蔡尚思先生研究中国思想的结晶，为研究中国思想、文化、
《礼记》思想精华方面的必读集。不仅中国学者认为“其理明而透彻，其法有师承”，
“《礼记》第七章尤为精粹”，还有其他学人的都认为“是研究中国思想之入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思想研究法/蔡尚思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5

(蔡尚思著作集)

ISBN 978-7-5325-6802-4

I. ①中… II. ①蔡…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 IV. ①B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 072777 号

蔡尚思著作集

中国思想研究法

蔡尚思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70,000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100

ISBN 978-7-5325-6802-4

K·1710 定价: 26.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新版卷头语

《中国思想研究法》一书,是以著者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四年在武昌学习马克思主义所作的笔记为基础写成的,动笔于一九三四年,脱稿于一九三七年。一九三九年出版后,一年之内再版四次,现改直排为横排的新版,略为改正错字句,删去所有表示重要的字旁圈点。陈钟凡先生的长序,是他解放后来信叫我把它删去的。此书约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著者自认为生平著作中第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

二、全书以观点、材料、态度、学说四个精华为中心,后两者即中国思想史的选要集成。其余部分多是当时用以对外的点缀章节。

三、是在旧时代敢于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一本新著作。直到近年,还有学者在中国思想史学术讨论会上和社会科学刊物上,介绍此书为较早运用辩证法唯物论的著作之一。

四、自古以来,许多著作在思想、言论、出版不自由的时代,都不得有所影射,而影射又都是有阶级性、倾向性的,革命者进步者有革命者进步者的影射,反革命者反进步者有反革命者反进步者的影射。本书除公开的部分外,尤其是态度、学说两部分多是寓批评于叙述之中,寓自己思想于他人言论之中,乃至寓共产主义于打破贫富悬殊的“平均主义”之中。这一点希望读者能注意及之!

五、此书也是著者在入住南京国学图书馆读书最多时期的一部代表著作。

六、此书写成后,经过蔡元培、蒋维乔二先生多次向当时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推荐。该馆起先认为,著者读书确是极多,但尽可写成纯客观考据性的《五礼通考》一类著作,提出把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全部删去。而著者坚持理论方面只能删去一部分,不能全删。最后该馆看在蔡、蒋二先生的面上,不得不表示接受,让此书破例出版。这完全要归功于蔡、蒋二先生的大力支持,也是著者生平最大幸运之一而终身难忘的一件大事。

七、从一九三八至一九六八年,著者在三十年的时间里,抽空或开夜车写成《中国思想史通论》七十多万字。书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四人帮”爪牙抄家偷走,至今不知下落。著者无比伤心,也就只好以此“发凡起例”的《中国思想研究法》一书作为自己数十年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代表著作了。

八、近几年,著者除了出版《孔子思想体系》、《王船山思想体系》两种专书以外,再就已经遗失的《中国思想史通论》、《中国近百年思想史》两部书稿回忆的一部分,写出了《墨子思想体系简编》、《老庄思想体系简编》、《韩非思想体系简编》(以上三者各数万字)、《司马迁思想的特色》、《慧能思想体系纲目》、《澄观思想体系纲目》、《朱熹的礼教思想》、《李贽思想体系纲目》、《黄宗羲的反君权思想》、《袁枚思想体系纲目》等篇,编入《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一书,脱稿在即。又把对严复、康有为、孙中山、梁启超、蔡元培、王国维、顾颉刚、范文澜、嵇文甫、艾思奇等近三十人学术思想的研究,编成《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论》一书,已先出版。今后只要有可能,著者还打算选出上述一些人的简编或纲目写成若干专书。

一九八七年九月写于复旦大学

补 充 几 点 说 明

一、本书的第六章第七章是《中国思想研究法》全书的中心而为我费大力气对中国文化、学术、思想精华方面的化合集成。不仅柳诒徵先生认为“其博贯独到处，语语石破天惊”。“第六章第七章尤为精粹”。还有其他学人也都认为“是研究学问的人所应当知道”。因此，我特在原目录上补出细目，以使学者加以注意和了解。

二、不妨补充说明一下：第七章所说“分配的生产消费交换赋税”，既不是绝对平均主义如农家许行的君民并耕而过同样生活，宋代起义农民主张的“等贵贱、均贫富”与近代无政府主义者提倡的绝对平等自由，二者都是不可能的。

三、此次版本是采用前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横排本。顾颉刚先生序文中与我书中也被删掉一些字句，但这并没有多大关系，故不补入原文。

四、《中国思想研究法》原与《中国历史新研究法》一部分合为一书，如顾先生序文中所说“历史的分期法，螺旋的因果论”，已不在《中国思想研究法》书中了。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写于复旦大学

序

昔有谐谈，谓吕纯阳见一寒士，欲济之，指庭前一石成金，举以相赠，士不受，吕惊喜，以为此士不贪，可学道。士则曰：“吾欲得汝点石成金之指耳。”可以见爱智之人，其欲得方法，远过于具体之知识也。唐人诗曰：“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可为一切吝于说方法者之写照矣。

近年我等读顾君颉刚之《古史辨》第一册，对于个人感情之递变，传说孳乳之次第，朋旧辩论之经过，皆详悉叙述，使读者时时引起参加讨论之兴会，所见稍有异同，即驰书质问，故其书续增至第五册而未已。

今者吾又得读蔡君尚思之《中国思想研究法》（附中国思想史料简目），虽其书体例与《古史辨》不同；而吾读之，则全与读《古史辨》第一册时有同等之感。蔡君尝著书述周季诸哲学家之思想，行世已久；近又发愤辑《中国思想史》，在南京国学图书馆及北平、武汉、上海等处读别集子史四千余种，其平日涉猎之富，可推而知。博览约取，积稿亦且等身。又与陈君黼玄相约同编：自周秦至近百年，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伦理、宗教、艺术各种思想。其成书之期，未能预定；而蔡君乃先为《研究法》一编，以发其凡。其中对于观察、界限、搜集、选择、评论及实践诸方法，皆言之甚详。余虽不敢谓蔡君此编，放之四海而皆准；然必能引起读者之注意，而乐于

参加讨论,盖无疑也。

吾尤感蔡君不吝以实地试验之研究法,详悉叙述,使读者各能利用其所信之方法,而自行研究,以冀于中国思想历史上有所贡献,其公诚之态度,为可钦也。

一九三六年八月三日 蔡元培

序

曩在中国哲学会中，遇蔡君尚思，一见相契。其为人也，思想锐敏，议论风生。厥后蔡君时时与余畅谈，所谈者皆思想上重要问题；复出其所著《中国思想研究法》示余，褒然巨帙，虽不过其思想史之前奏曲，而材料之丰富已若此！盖蔡君喜读书，每暑假，必深居于南北各大图书馆，饱读群书，除经史诸子之外，即别集亦读至三千余种，随读随录，先为长编，分经济、政治、教育、伦理四类，积稿至十余篋，可谓富矣！近人之编《中国思想史》也，恃其聪明，强古人之材料以就我，将古人之书，略为翻阅，即率尔操觚，妄加评量，骤读之，似言之成理；及一按原书，立觉其纰缪百出。如蔡君之先读原书，成长编，克实从事，乃真著作者之态度也！我国人之思想，周秦时最发达，两汉至唐，皆有逊色，及宋代始有融贯儒释老之理学，明清以来，又稍有变化。故编思想史者，辄病明清以后缺乏材料。鄙人私见，则谓：明清以来，思想未尝不进展；特鲜有自成一子之著作，而多散见于集部之中。尝怀此意，而未以语人。孰意蔡君之搜罗材料，侧重集部，乃与我不谋而合也！是书共分七章，以“界限的方法”、“选择的方法”为出发点，以“实践的方法”为归宿；而以“搜集的方法”、“观察的方法”、“评论的方法”为中心。凡研究学问，不在矜奇炫博；必也有益于学人之身心，方为真学问。蔡君以“实践的方法”引导学子，其意深且挚哉！

一九三八年九月 蒋维乔

序

集合种种思想言论，错综条贯，纬以精思，而成此绪论。虽以下尚有正文若干编，此编不过一小部分；然其博贯独到处，语语石破天惊，洵为并时无两之巨著。譬之蜂蜜，一切书籍，等于园墅之群花；经君采之，遂成无上之甘蜜。不读书者，固不足论；姝姝于一家言，不能放眼以观其通；或食古不化，老死不能知学问之益者；读此书，能无愧死！鄙意微有异者；子集同出一原；其后各有界限；子有系统；集无系统，其大较也。近世文人议论独到处，尽可采辑荟萃为思想史料；然不必以其有一说可采，遂目为思想家。九流十家之成为某家者，其学说前有渊源，后有绍述，所传之书，渊邃博大，有壁垒，有堂奥，迥异于他家之所云。宋明诸儒，已形不逮；清之文人，去之尤远。以进化之义衡之，固宜详近而略远；要亦不必轩轻溢量也。第六章、第七章，尤为精粹！“创天下之所无，而反对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此君之最惬意语，愿益勉之！

丙子端午 柳诒徵读竟谨识

序

扬雄有云：“仅彪于外而不弼中。”吾久欲友能雪斯耻者，今与蔡君尚思接，而自欣得其人也。本年夏，与君邂逅南京，孜孜十余辈方为君执抄写之役，乃知君与陈君斟玄将合著巨量之《中国思想史》，而以君所著《中国思想研究法》先焉。《研究法》成，寄颀刚督为嚆引。发而读之，则纷罗百氏，条别釐然。浏览既尽，益信君于学盖无所不窥，故能语无泛设，悉有分寸，汰其成见，避厥笼统，既町畦广辟，亦订短弗辞，确乎苦心孤诣，戛然独造。其采掘也重在原料，其理董也重在方法；观察也，界限也，搜集也，选择也，评论也，程序井井，未或少紊。以求因为始基，而以实践为之殿。君之著书如是，君之治学整躬亦复如是，吾故敢举扬雄之语而断君为能雪斯耻也。

兹编为其《思想史分编》之一，即以《思想史料简目》附之。读其条目，知所以成之者实甚非易易，盖阅十数寒暑，读别集至三千种，并其他著述垂四万卷，自三代载籍，先秦诸子，以逮近今，直欲取三千年来我国思想之弊病而廓清之，取其讹误而匡订之，取其罅隙而补苴之，取其蕴蓄而启发之，取其束缚而解放之，取其蠹蠹而掊击以歼覆之。于司马迁、桑弘羊、刘安；晁悦之、詹初、郑樵、陈淳、罗璧、赵与时；贝琼、黄省曾、屠隆、方凤、许正吾、陈洪绶、华淑、薛应旂；李世熊、潘平格、王夫之、顾祖禹、费密、李绂、张英、章学

诚、陈锡嘏、俞长城、吴定、宋华国、李元度、赵翼、全祖望、徐任师、尚谔、方苞、魏源、魏禧、李富孙、方以智、王韬、朱一新、俞樾、王祖畬诸家之说，则历历多所参酌。于近人梁任公、章太炎两先生；暨当代冯、陶、陈、李、叶、吕、胡诸君子，则亹亹多所纠正。于崔寔；柳宗元、怀海；李觏、吴泳、吴如愚、石介、李纲、欧阳守道、陈傅良、钟相、陈舜俞；郑介夫，李贽、祝世禄、杨守陈、邹德涵、邹元标、王世懋、朱健、李夫人、冯时可、海瑞、沈幼宰、繆昌期、张元忬、范涑、吴应箕、杨思本、徐允禄、丘濬、郑瓘、陆树声、黄宗羲、唐甄、颜元、陈祖范、袁枚、张贞生、张履祥、王源、王心敬、彭士望、陈瑚、刘绍攸、赵士麟、李塉、旷敏本、刘光岫、黄以恭、雷士俊、戴震、戴恂孙、刘鸿翱、刘熙载、王棻、许鼎、姚輿、徐孚吉、傅山、吕留良、刘孚京、陈确、焦循、林伯桐、吴成佐、李柏、黄中坚、郑燮、宋生、杨彝珍、俞正燮、臧庸、黄庭鉴、孙燮、刘淳、胡承诺、鲁宾、阮烜辉、汪惟宪、何邦彦、吴桂森、任振旦、陈墉、强汝询、洪秀全诸人，则又拳拳多所服膺。其驳正地理环境说之悖谬，而证明地理种族之不能决定个人思想，尤微卓识。“存在决定思维，而非思维决定存在”，是说也，君亦究之有素。而于二谭之书，并三致意焉。二谭者，五代谭峭，清季谭嗣同也。

舟楫得矣，欲济则济，易污浊为澄澈，激荡万流而一以贯之，其容与之乐，盖可想也。爬梳搜剔，疆理区除，既不为曲学以阿世，而泰西名贤如美国摩尔甘、赫克、塞利格曼；德国恩格斯、马克思、费尔巴哈、黑格尔；俄国伊里奇、卢波尔、芬格尔特、西洛可夫、拉比托斯、米定、波克诺夫斯基、波特卡诺夫诸氏之论著，亦每每资为旁证。至正大公，一秉真理，其态度之纯有若此者。于是桢者以整，晦者以彰，尚实绌虚，潜研沈赴，而卒也泛应曲当，多所创获。历史的分期法，螺旋的因果论，即其显者。弗论何说，其述之也，俱法宗辩证，靡违逻辑。而学术与社会合一，尤其主张之荦荦大者。此其

所以为淹通也。聿学聿思,不罔不殆,长汀江氏以“好学深思”一再矜许,有以夫!有以夫!

计君之完是巨著也,初则有任公先生以诱迪之,中则遇柳翼谋、刘揆蓁诸先生以相与检讨之,而夫人林女士柏青昕夕鼓舞,更有以促成之;其寝馈辞章,蜚声报界之时不与焉。君志期用世,故不为无用之学,若只规规于声音训诂校勘考据则不屑也。抑颉刚犹有佩者,“不勤学即自杀,不自杀即勤学,无必死之精神,则无必成之事业”。语不惊人死不休,少陵而后复有斯人。之数语者,君固尝侃侃自道矣,则君之卓绝为何如者。要之,其学也博,其思也慎,其辩也明,其行也笃,凡昔人叹为大难者,君并有焉。惟其善疑能博,所以善断;惟其善断,故得阐人所弗敢阐,决人所弗敢决,非特为思想界放一异彩,所系于整个学术者亦至宏且切。然则所谓“再加覃究,成一家言”者,果不负任公所勖,而夔乎足以尚之矣。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七日

顾颉刚拜序于北平研究院

自序

一、动机与计划

(一) 动机

尚思的著这一部书,约有下列各种动机:

1. 我到了北平,学问欲日益大,不久考入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中国思想”:一面参考西洋各大家的学说,一面发表自己的见解。梁任公(启超)先生因看到我的思想论文,而来书厚勉道:“大稿略读,具见精思,更加覃究,当可成一家言。勉旃!勉旃!”(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于是益自淬砺,开始注意有关系的材料;后来在沪、汉各大学讲学,担任“中国哲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学术概论”、“中国通史”一类课程,因连带关系益努力搜集。

2. 我遍读时贤所编关于中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著作,觉得他们的方法虽也有很好的,但应用起来,却多欠正确(详见书中《新观点的应用》一节)。而新旧派的著作,又多同病:内容空虚,材料缺乏。对于宋代以后,有的不能完成,有的虽完成而仍以正统派和普通常识(即人所共知者)为限,实不足以代表中国的思想。

3. 我少时治中国哲学,独侧重政治哲学、社会哲学、人生哲

学、教育哲学方面;而不喜欢宇宙、心性一类玄谈。后来因进而以为:哲学思想好像还不如社会科学思想对于人生社会关系的来得密切。因为“学术社会合一”是社会科学的特点;而汉后的经济政治教育各种思想,更重实际,多属经验之谈。有些盲从的,认“中国无所谓社会科学”,这正如清李宝沅所讥:“事不目见,而臆断其有无,可乎哉?”(《汉堂文钞·又书列子后》)

4. 民国以来,主张淘汰固有思想,估定过去价值,建设本位文化者,颇不乏人。在我却以为:非先研究其整个,无从淘汰与估定;非先淘汰与估定,无从重新建设。

5. 古今中外,异说纷纭,后之学者,无所适从。今特以本人涉猎为范围,以大众福利为目的,采过去的材料,备今后的施行。有如白居易所主张的“为民为物为事而作”(详见《新乐府序·与元九书》)和袁枚所主张的“猎取精华”、“却处处有我在”。而我对于前哲今贤友朋后生,亦如袁氏所说“主善为师”、“有一篇之善”、“仆必师之”(详见《再答李少鹤》、《答雷翠庭祭酒书》,请再参看本书第五章中的“扬弃主义”伊里奇对于文化的主张)。

6. 我在各大学讲学,一般同学动辄以“各种研究法”和“要怎样去求学处世”相问,使我忙于应答。而我后来,因为自己所获材料益富,所遇困难益多,也就益认方法的重要。所以今特先来完成这本《中国思想研究法》。又吾因鉴于历史与思想有密切的关系,像梁任公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类名著,所论因果,既不得要领;其他标准,亦尚未详尽。故本书到处兼注重历史的研究方法,现已将历史的方法与应用方面,提出一小部分编成《中国历史新研究法》一书。

既有动机,便有目的。我著这书的目的,约可分为方法、材料、思想三方面来说。一为集合古今中外各种正确的方法论而贯通之,使之成为一种新鲜的总结的研究法(多在《中国思想研究法》

第二章)。二为大规模地把中国数千年来,尤其是宋以后大部分很宝贵的思想材料,从埋没中发掘出来,而后分别加以整理,以使今人从此而得很深切的认识中国思想文化(多在《中国思想研究法》第四章)。三为对于古今中外各种思想学说,既选择其精华,又纠正其荒谬;或详前人所未详,或发前人所未发。在自成一家,以利人益世(多在《中国思想研究法》第七章)。如再总起来说,就是以我的思想眼光,把中国古来最前进最精彩的思想材料,和西洋近代最前进最精彩的思想方法,贯通起来,而使之成为一种化合古今中外人我的新方法新思想。凡哲学与社会科学、思想与历史、整理与创作、理论与实践等,无不合一。朱一新曾主张道:“考证须字字有来历,议论不必如此,而仍须有根据。所谓根据者,平日博考经史,覃思义理,……无不讲求,倾群言之沥液以出之,……并非凿空武断以为议论也。此其功视考证之难倍蓰,而学者必不可无此学识。考证须学,议论须识,合之乃善。”但此事却如章学诚所叹:“吾之所为,则举世所不为者也!”

(二) 计划

陈黼玄(钟凡)先生努力搜集中国艺术、宗教方面的材料,于二十三年起决定与我合编《中国思想史》。但我对于体裁方面,前后却有不同。起先,打算采取“通代分编”,分为:(1)《中国思想研究法》;(2)《中国思想总背景》;(3)《中国经济思想史》;(4)《中国政治思想史》;(5)《中国教育伦理思想史》;(6)《中国艺术宗教思想史》;(7)《中国思想新估价》;(8)《中国思想史表索引》。以上按部分先后陆续编著,以完成每一部分为暂告一段落,各部分各自独立而又互相联系。

后来,我却为了下列各种原因,而决定改“通代分编”为“断代混编”,改“从古代整理下来”为“从近百年整理上去”。第一,是由于我常被文化界特约撰述现代近代的思想。第二,是由于我看出

各界对于现代近代思想同感兴趣与需要(以上两点详见拙著《中国近百年思想史·自序》)。第三,是由于目前整理中国思想者,多集中于周、秦、汉、晋方面,至于近代现代思想,尤其是正统派之外的宋、明、清、民国的思想著作,几乎全不为学者所注意。第四,是由于我认“通代分编”的体裁,对于背景、估价各方面,很容易重复,并会令人感到无从认识各家的整个面目,所以不如略采“断代混编”的体裁,在每一时代之下,分各种人物,在每一人物之下,分经济、政治、教育、伦理各种思想。第五,是我对于周、秦、明、清、现代的思想,较为重视,较多用力。如采取断代混编体,便可把非我所长的部分,从缓去整理,或让给别人去整理。现在暂将《中国思想史》一书分为:(1)《中国思想研究法》;(2)《中国上古思想史》(周秦);(3)《中国中古思想史》(汉—五代);(4)《中国近古思想史》(宋、元);(5)《中国近世思想史》(自明至清鸦片战争);(6)《中国近百年思想史》(自清鸦片战争至今);(7)《中国思想史年表索引》。其中《中国思想研究法》为一切的根据,周、秦及汉—五代部分的材料系人所共知、可缓整理的部分;但周、秦部分仍极重要,须速应用正确观点重新整理。宋、元、明、清及近现代部分的材料,系人所少知、宜速整理部分。周秦至近现代,包括“背景”、“估价”两部分。以上所谓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各部分,纯就平均分配思想材料着想。至于中国史的分期,我的主张是:(1)多属传说时代,即虞、夏以前的“原始共产社会时代”。(2)部分可考时代,夏商的“奴隶社会时代”。(3)正式有史时代,即①周、秦的“原始的封建社会时代”;②秦至清鸦片战争的“转变的封建社会时代”;③清鸦片战争至今的“半殖民地(或半封建)社会时代”。

总之,我们的计划,在乎方法(尤其是观点)与材料;至于体裁方面,比较没有关系,非此则彼,不必限定。大概如目的在编成各种思想史料如便利专门学者,固当采取“通代分编”;如为便利自